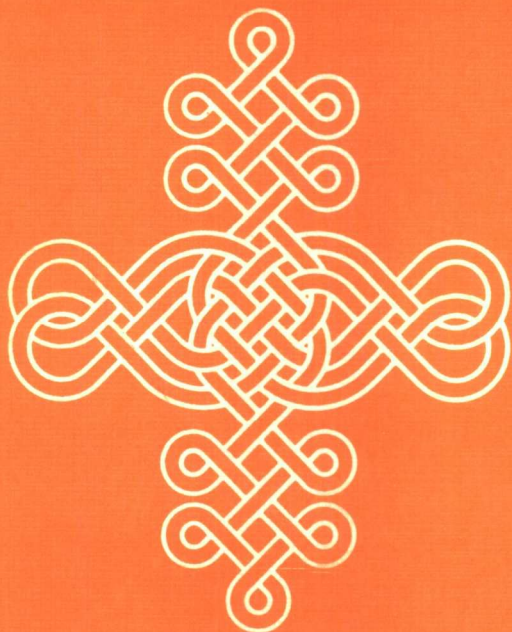


二十二年之刊叢學佛華天

# 要述史教佛與史想思度印

譯銀明許

著人雅尾長 明正部服



天華佛學叢刊之二十二

許明銀 譯

# 印度思想史與佛教史述要

服部正明・長尾雅人 著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五月一日初版

# 印度思想史 與佛敎史 述要

☒ 著作者：服部正明  
長尾雅人

☒ 翻譯者：許明銀

☒ 發行者：李雲鵬

☒ 出版者：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六段二三一號二樓

電話：八三二六七六六・八三二六七七七

☒ 郵政劃撥帳戶：〇一一二〇八一號

☒ 印刷者：振文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華路一段七六巷二三號

☒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六七九號

☒ 定價：平裝：新臺幣八〇元  
精裝：新臺幣一二〇元



☒ 天華佛學叢刊之(22)  
☒ 為尊重作者出版者

未經許可請勿翻印

若有缺頁破損・敬請寄回更換

# 序 一

成 一

印度古稱天竺，乃世界文明古國之一，由於地處熱帶，人民生活甚苦，因而導致宗教思想特別發達。婆羅門教（今稱印度教）爲其主流，其經典有四吠陀及奧義書等，以大梵天爲崇拜之對象，並認爲世間一切皆大梵天所生，由於人類自梵天的出生處不同，從而產生四種階級制度，即所謂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羅，以其貴賤身分懸殊，人權生活極不平等，因此際遇愈苦的人，追求解脫的情緒亦愈形高漲，發展到極致的時候，竟有六大派九十六小派之多，其思想之龐雜，於此可見一斑。

古代印度，雖然具有如上所說極其豐富的宗教思想，但印度人民，並沒有因爲那許多宗教的啓示而獲得解脫，有的甚至因爲信仰錯誤、修行不當，而越發增加了許多無謂的痛苦，原因是他們所信的那個大梵天，並不是真正的造物主，從大梵天那兒所產生的理論及修行方法，當然也就根本無法得到證驗和結果了。

直到偉大的救世主釋迦世尊出世之後，用他的正覺之光，照亮了衆生的心靈；釋尊以萬法緣

生的真理，糾正了大梵天（神）造一切的錯誤觀念；以衆生佛性平等，有心者皆可成佛的妙義，打破桎梏人心的階級思想；以有因必有果的不變定律，指示了衆生轉凡成聖離苦得樂的究竟正道。自此，人們方始找到了他的方向，苦惱無邊的衆生，從此才有了希望。

古印度的文化思想，雖未能捉摸到宇宙人生最高的真理，但它畢竟已爲人類打開了思想之窗，釋迦佛陀發現到他們窗門開錯了方向之後，以其敏銳的智慧、正確的覺悟，放出了無礙的光芒，提示了具體的解脫之道。這一前一後的兩種思想，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形成了一條很牢固的根，這是一條超度衆生免於輪迴的根，也是一條引導衆生趣向正覺的根，這條根不但在印度快速成長，且在西紀之初卽已伸向中國、日本、高麗、安南乃至南洋諸邦，不知救拔了多少苦難的衆生。因此這是一條值得人們發掘的寶根。

日本學者長尾雅人、服部正明兩位先生，鑑於這條根的超越價值，特加發揚，著爲專書。我國學人許明銀教授，以他遊學東瀛之便，首先讀到了這本書，以爲是了解印度、研究佛教最有價值的參考書，遂加迻譯而爲中文，並曾在中國佛教月刊發表，深受教界讚歎。最近擬付梓流通，承許教授不棄，將所譯稿供我先讀爲快，並囑爲序，我恭讀之餘，深覺此書內容充實，譯筆信達，令人欽佩！爰說偈讚曰：

「印度文化，源遠流長；諸神擁護，佛放祥光！」

是爲序。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四日于華嚴專宗學院

# 序 二

楊 白 衣

畏友許明銀先生爲目前教界中最具潛力的青年才俊，前後曾畢業於輔大日文系、政大邊政研究所，並在世界印度學、佛學重鎮——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院專攻印度哲學。因日本之佛學研究，現執國際牛耳，故治佛學及印度學者非懂日文莫屬。許先生不但具備此二條件，且與著者甚熟，故慶幸本書得其譯人也。

一切崇尚追根究底的時代，佛法自亦不例外，欲研究中國佛學，必究印度思想史及佛學，這是大家所共識的，本書兼有此二特色，而爲不可多得的入門書。常言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本書誠具此條件。今其中譯本問世，相信此書定能嘉惠有志研究佛學的讀者而深感欣喜，特爲之序。

# 譯者序

有關整個印度思想史，或可區分爲一、古代（前一二〇〇—公元六〇〇年）。二、中世（六〇〇—一八〇〇年）。三、近、現代（一八〇〇年以降），其中可將古代部分，以哲學上的思惟體系化之有無爲基準，且據產生佛教等諸學派之一二〇年爲中心而分成二期，即 I、哲學上的思惟之形成（一二〇〇 B、C ~ 一二〇 A、D），這當中又可細分爲（一）吠陀的宗教與思想——（a）吠陀聖典的編纂；（b）阿闍婆吠陀與梵書的哲學思想；（c）奧義書的哲學。（二）反吠陀的自由思想（六 B、C）——（a）各自自由思想家的思想；（b）初期耆那教的思想。（三）政治思想與法思想——（a）國家論與王權論；（b）阿育王的政治思想。（四）敘事詩與往世書。（五）大乘佛教及其經典之編纂。

II 爲哲學體系的確立與展開（一二〇 ~ 六〇〇 A、D），其中又可分成三個小題，即（一）佛教的諸體系——（a）部派佛教的存在論；（b）中觀派的空論；（c）唯識派（II 瑜伽行派的唯識說）；（d）如來藏思想。（二）正統婆羅門系統的諸體系——（a）數論派哲學的二元論；（b）瑜伽學派；（c）正理學派與因明學；（d）彌曼薩學派；（e）勝論學派；（f）吠檀多學派的一元論，以上在日本學界稱之爲六派哲學

，即印度思想上之正統派 (Āstika)；(g) 文法學派與語言哲學。(三) 耆那教的體系。

中世部分則以伊斯蘭教之入侵為基軸（大約一二〇〇年），又可分為二期：即 I：中世宗教思想之發達（六〇〇～一二〇〇 A、D），這當中可分為二個小題，即 (一) 正統婆羅門諸學派之繼續發展——(a) 諸學派的動向；(b) 諸學派涉及因明學之交涉。(二) 濕婆教諸派的宗教思想——(a) 克什米爾的濕婆派之實在論的一元論；(b) 濕婆聖典派的實在論之多元論；(c) 怛特羅教；(d) 毘紐天諸派的宗教思想；(e) 密教的成立與佛教的衰退。

II 為伊斯蘭的滲透與思想的改觀（一二〇〇～一八〇〇 A、D），其中可包括：羅摩奴闍 (Rāmānuja)、馬得伐 (Madhva)、蘇菲 (Sūfi) 神秘主義、迦比爾 (Kabir)、奈那克 (Nanak) 的錫克 (Sikh) 教及拜火教徒 (Parsis)。

近代與現代（一八〇〇～現代）包括：(一) 宗教改革運動；(二) 神秘思想——(a) Rāmakṛṣṇa (一八三六—一八八六)；(b) Rāmaṇa Maḥarṣi (一八七九—一九五〇)。(三) 民族意識與新印度教 (Neo-Hinduism)。

以上是譯者對整個印度思想史所作之一粗略輪廓描繪，且該部分的譯文均含蓋於此輪廓內，故讀者若能將此分期與後面之年譜合而觀之，則整個印度思想脈絡殆能掌握而獲得預期之效果。

再者，此部分之真正執筆者是服部正明教授，現任教於京都大學，專攻印度哲學史。有關他的生平及著作，請見附錄(二)「調息」一文。



本書的第二單元是「印度佛教史述要」，這是由京都名譽教授長尾雅人先生執筆。他現在是日本研究大乘佛教的權威，且是日本西藏學會會長，精通蒙古語文、西藏文、梵文，有關他的詳細情形，請參閱附錄(一)「長尾先生與大乘佛典」一文。

一般而言，印度佛教史可分成：原始佛教（或稱做初期佛教）、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佛教、後期大乘佛教及密教五個範疇（據平川彰教授之說）。這裏有關原始佛教部分，乃列在本書之「印度思想史述要」後面，其他部分則列入本書的第二單元內。

再者，翻譯本書倘遇到固有名詞（包括地名、人名、朝代名）時，原則上無羅馬字拼音者均還原為羅馬字，且均以大家通行慣用之意譯為主，而不採用直譯且不另造新名詞，以避免冗長、生疏之感。此外，年譜內之波羅王朝與佛教一欄，當中有很多年代是譯者加以訂正的，蓋此部分大多為西藏佛教史，乃譯者所專攻部分，而加入者殆為學界最新研究成果，故可信度頗高。

總之，將印度思想史、佛教史合成一本書出版，是一種很大膽的嘗試，故要求它含蓋一切自不可能；然而本書有一大特色，即是依照思想的軌跡平鋪直述地敘述下來，且每一思想基軸是以該當之經論，或其代表作品，以提綱挈領的方式將其最重要內涵提出；故本書除了具有概說書之性質外，事實上，還兼具有婆羅門教典、原始佛典與大乘佛典之入門解說性質。值是之故，譯者不揣才疏學淺，將它譯了出來，且先後連載於『中國佛教月刊』第二十八卷、第三、五、六、七期，以及第二十八卷、第十一期至第二十九卷、第三期內。今將此二譯文再加上二篇重要相關年

譜，以及附錄二篇（刊載於臺南妙法禪寺寺刊內）集成一冊，供諸位讀者參考，並期盼能教正於我。

最後，要感謝華嚴專宗學院院長成一法師，以及楊白衣博士於百忙中惠賜序文，給本書添增光彩不少。

許明錄 七十四年五月七日凌晨

# 印度思想史與佛教史述要 目錄

序一	一
序二	三
譯者序	五

## 【印度思想史述要】

第一章 印度古典的研究	一
第二章 從吠陀到奧義書	八
第三章 奧義書的哲學	一八
第四章 自由思想家的時代	二九
第五章 敘事詩與往世書	四三
第六章 哲學體系的樹立	五四
第七章 原始的佛教經典	六三

第八章 印度思想史略年譜……………六八

【附錄一】長尾先生與大乘佛典……………八五

【印度佛教史述要】

第一章 佛教的性格……………九三

第二章 佛陀的生涯……………九八

第三章 偉大的教師……………一〇八

第四章 思想與教理……………一一三

第五章 弟子們的時代……………一一八

第六章 大乘的經典……………一二五

第七章 大乘的論典……………一四〇

第八章 中國、日本的佛教……………一六四

第九章 印度佛教關係年譜……………一六八

【附錄二】調息……………一八八

【後記】作者簡介……………一九三

# 第一章 印度古典的研究

人們參拜奈良與京都古寺時，在微暗的正殿內將會看到奉祀著佛像與菩薩像，以及梵天與帝釋天。梵天，梵語爲 *Brahmā*、帝釋天則爲 *Indra*，兩者原先都與佛教沒有關係，而是印度自古以來的神。彼等是什麼樣的性格之神，在印度宗教史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知道的人恐怕很少。若列舉水天 *Varuṇa*、辯才天 *Sarasvatī*、吉祥天 *Śrī* 時，可知印度的諸神與我們是如何地密切。不過，水天與辯才天是出現於遠在佛教以前即成立的吠陀 *Veda* 聖典之諸神，且以吉祥天爲妃的毘紐天神 *Viṣṇu*，是以黑天 *Kṛṣṇa* 的化身出現，它是印度教徒最爲親近的神，這些事蹟幾乎不爲一般人所知。

日本自古以來即吸取中國大陸的文化，同時亦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然而，與印度無直接交涉的日本能傳入印度的文化，大抵是透過佛教以及漢譯的佛典。因爲，印度的諸神作爲佛教的守護神，且在被納入佛教之範圍時才介紹給日本的，而其本來面貌殆無離開佛教來理解者。有關構成佛教背景的印度古典思想與文化之知識，一般人都很貧乏，且很偏頗。

**思想的熔爐** 印度思想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吠陀時代，亦即距離現在約三千五百年以前。此吠陀文獻不僅是雅利安人所寫的文書中之最古者，或許是人類所有的有系統文獻中，為世界上之最古者。由吠陀產生與義書 Upanishad 的哲學，繼之，產生許多的自由思想家。然後佛教與耆那教 Jainism 興起，各種的哲學體系化，最後凝縮而成為印度教——維持此半大陸數億人民的心靈，且規範其生活。其中，有一切類型的思考，且可發現一切傾向的哲學與宗教。

某印度學者曾說：正如同從鑽石的每一個刻面發出無數的光芒一般，印度的思想亦可從無數的角度來理解；吾人即使綜合這些，也不過是略微窺視全體形象之一刻面而已 (Betty Heimann, Facets of Indian Thought, London, 1964)。事實上，三千數百年之間的思想演變，為多方面而錯綜複雜，且呈現出思想的熔爐之光景。

將印度的思想就其歷史上的展開而得以理解者，此乃有賴於歐洲人率先從事印度古典研究之成果。有關中世以後的印度，常有列出各派的哲學思想而編成一冊的書；然而此時，各種的思想並不是依照歷史上的順序來加以敘述的，且所採取的方法是將自己學派的教義立於最高的觀點，而將別派的學說依次地定為是達到此之階梯的。於此，思想的歷史上之展開不會成為問題，而所關心的焦點是在於弄清最終的立場。

筆者本來就立志研究佛教的學問。不過馬上就注意到，要理解佛教，有必要全面通曉構成其背景的印度思想。根據梵文原典的印度思想研究方法，在明治以後 (譯案：明治元年為公元一八

六八年)自歐洲引入日本。由於學此一方法，以及從事原典研究，在佛教的理解上，與基於漢譯佛典的研究不同，筆者也有新的觀點。

日本會關心印度思想，正如與筆者的情形一般，大多是通過佛教者。不過，與開創印度古典的研究，往前推進的歐洲諸位先驅者所關心的情形，大為不同。在探討印度思想的潮流之前，簡單地敘述一下印度學的創始期。

**印度研究的諸位先驅者** 開始研究印度古典，要追溯到距今約二百年以前。換言之，印度古典開始由梵語直接譯為歐洲語，是在一七八五年由威爾京士 C. Wilkins 1744-1836 發表了宗教詩 *Bhagavad-gīta* (『薄伽梵歌』)。當時，第一任的印度總督華倫·哈斯汀士 Warren Hastings 1733-1818 基於統治印度的需要，痛感必須理解當地住民的宗教上與社會上之習慣，乃摘錄編輯以梵語寫成的古來之法典的重要事項。不過，當時沒有人能立刻英譯梵語，得先譯成波斯語再轉譯成英語。由於此一緣故，乃促使威爾京士及其他年輕學者的奮起。

威爾京士嗣後亦做了各種的工作，而對印度古典研究構築更為堅固的基礎的，是瓊斯 W. Jones 1746-94。他在一七八四年設立孟加拉·亞洲協會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且英譯迦梨陀笈 *Kalidāsa* (五世紀的詩人) 的戲曲 *Sakuntalā* (『沙恭達羅』)，再將此轉譯成德語，使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與赫德爾 Herder, J. G. 1744-1803 非常感動。規定印度人的社會生活之法典當中，自古以來最受尊重、且被神聖地視做是人類始祖摩奴 *Manu* 的作品之『摩奴法典』，亦首

先由他英譯的。這不單是解說民法與刑法，還詳細規定宗教上的義務，且言及宇宙創造與輪迴，由於引起歐洲人的極度興趣，故亦再轉譯成德語。以後爲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84-1900 所狂熱喜愛，其中他發現的「往權力的意志」之完璧表現，是得自於此『摩奴法典』原典的法譯。瓊斯還指出梵文與希臘語、拉丁語有緊密的親族關係，且假定德語、克爾特語 Celtic、波斯語與這些語言仍屬於同一語族。此一尖銳洞察，不久由德國語言學者波普 Franz Bopp 1791-1867 所繼承，而成立印歐比較語言學。波普將梵語的動詞語尾變化組織與希臘語、法語、波斯語、德語作比較，此論文發表於一八一六年（譯案：此書名爲印歐語比較 = Über des K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n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n）。

英國人的印度古典研究，由 H. Thomas Colebrook (一七六五—一八三七) 等人更擴展到哲學、宗教與文法學、天文學、數學等各個領域；而在德國方面釋列格兄弟等的浪漫派詩人，開始發現在印度有「最浪漫的作品」。

釋列格 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72-1829 在巴黎逗留期間得到學習梵語的良機。蓋英國人哈密敦 (A. Hamilton) 從印度返回祖國的歸途，由於英法戰爭而被扣留在巴黎之故。釋列格從哈密敦，數年間一心一意地在巴黎從事印度古典研究，在一八〇八年發表了名著『印度人的語言與睿智』。在該書中他一方面激賞瓊斯的洞察力，一方面意在證明惟有梵語在印歐語當中，方是最有根源之語言，並且強調以該語言所寫的印度哲學、宗教之高貴精神性。同時，此書包含首先由原典



德譯的『薄伽梵歌』、『摩奴法典』、『羅摩衍那』 Rāmāyana 等的摘要，乃印度古典研究於德國之濫觴。

其兄 August W. von Schel (一七六七—一八四五)，與乃弟的浪漫式的狂熱性正好成對比，他從事單調的文獻學上的研究。他比弟弟晚十年在巴黎學梵語，後被邀請到波昂 Bonn 大學講授文學史、美術史，且投注精力於印度古典研究。再者，將有關語言學的種種論文發表於『印度叢書』 Indische Bibliothek，同時出版『羅摩衍那』與其他原典，以及其拉丁語譯本，而建立了以後研究的基礎。他晚年甚至與文壇斷絕來往，而埋頭於此一工作上，對他來說洪保德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確是他的知心友人，洪保德讀了一八二三年出版的『薄伽梵歌』時說：「(自己)讀到此書時，真感激可得永生的命運」，因此，自己也研究它而發表富有卓見的論文。

截至那時為止，有關吠陀聖典與佛教文獻的研究尚未開始。素為福祿特爾 Voltaire 1694-1778 等人所喜愛，並且一致認為是具權威的『夜柔吠陀』 Yajur-Veda，乃來自十八世紀末的偽作之法譯。有關吠陀的可以信賴之記載，最早的是 H. T. Colebrook 在一八〇五年所發表的論文『印度教徒的聖典吠陀』。不久，經過早夭的 F. Rosen 1805-1887 的努力，滙合於法國的大東洋學者布奴夫 Eugène Burnouf 1801-1852 之下的新進諸學者，亦即由羅特 Walter Rudolf von Loth 1821-1895 與梅拉 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 等人而從事正式的研究。梅拉出版『梨俱吠陀』 Rg-Veda 全卷的大事業，是從一八四九年開始至一八七五年完成。